



美食

丝瓜蛋汤

□ 潘兵华

日照充足,菜地的各种时令蔬菜粉墨登场。长长的豇豆,尖尖的朝天椒,圆圆的西红柿,还有白晶晶的茄子,黄灿灿的南瓜和绿绒绒的丝瓜。我们最喜欢喝丝瓜汤,甜丝丝的,滋润滑爽。

我家人多,菜地也杂,田头地角东一垄,西一块。南瓜、丝瓜爬藤时占地大,母亲就把南瓜苗和丝瓜苗栽在渠道边的三块花生地的田埂上。南瓜、丝瓜爬藤占据了田埂,丝瓜的藤蔓像弹簧似的勾在坡堤下的灌木丛的枝桠上,毛茸茸的叶子如绿色的帐篷。灌木丛中的野树被丝瓜宽大的叶子遮住了阳光和雨露,野树的枝桠挣扎着伸长脖子,把几片薄薄的叶子举过头顶,拼命甩掉丝瓜如毒蛇信子一样的藤蔓。在南风的挑唆下,叶子们发出沙沙的争吵声,丝瓜的叶子占了上风,手舞足蹈地吹起胜利的号角。鸣金收兵后,丝瓜将号角挂在藤叶间,一个个黄色的喇叭状的花朵悄然盛开。

丝瓜的花蒂下生出毛茸茸的丝瓜,一天一个样子。要不了几天,丝瓜长到一手掌长,它们吊在藤蔓上,躲在绿叶下避开火热的太阳。等丝瓜的黄花收拢花瓣,要蔫未蔫就可以摘。

去堤埂摘丝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渠道堤埂坡陡,上下落差有一米多。丝瓜躲藏在绿叶下,高的挂在树梢上,低的跑到下田的厢沟中,因此得仔细寻找,遗漏的丝瓜长老了只能做抹布。摘一次可以做几碗菜,能管两三天。堤埂草深,南瓜、丝瓜叶子茂盛,经常有蛇躲藏。我们孝敬毒蛇少,偶尔能看到竹叶青,土犟子(蝮蛇)等,去菜地怕遇到蛇。有一次,大妹早晨踩着露水去那里摘菜,还没有走到田埂,只听沙沙的声音,叶子冲起了浪。大妹看到是一条黑色的大蛇,她讲给别人听,别人说,那是乌梢蛇。我们再去那里,手中总拿根树枝先敲一敲,打草惊蛇嘛。

夏天天气热,人出汗多,吃饭喝点汤水解渴又祛暑气,丝瓜汤最好不过了。中午时,母亲拿锅铲刮净丝瓜的皮,清水洗一下,切成条状。先炒一盘白花菜,煎一碗茄子,接下来做丝瓜汤。我家的丝瓜汤也放朝天椒,先将切碎的朝天椒在锅里用油爆一下,接着倒入丝瓜翻炒柔软,掺水煮沸,然后将搅散的鸡蛋倒入锅中,大火煮片刻,撒上盐和胡椒粉即可装碗。不是过年过节很少买葱蒜生姜,即使没有放什么佐料,黄白相间的丝瓜蛋汤也让我们垂涎欲滴。盛一碗饭,捻几箸白花菜,夹几块茄子,再泡上丝瓜蛋汤,端着碗去巷口。坐在石头上,吹着悠悠的南风,一口酸爽的花菜刺激味蕾,扒一口饭,饭香在两腮环绕,再咬一口油煎茄子,油香四溢,紧接着喝一口丝瓜蛋汤,甜津津的香喷喷的,滋润,舒服。

夏季每天能喝上丝瓜蛋汤,对于我们像过年一样满足。外出谋生,虽说打工的地方也有丝瓜,但吃起来硬硬的,没有家乡的丝瓜爽口。唯独家乡的丝瓜蛋汤,那留在舌尖上的香甜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。

万物

一天,在农贸市场的一个鱼摊前,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,一条大鲤鱼从盆里跃到我脚前!那鱼睁着圆圆的眼睛,大嘴巴一张一翕,肚皮一鼓一鼓的,尾巴不停地拍打着地面,发出“刷刷”的响声。

我绕过鲤鱼,正要往前走,只见那鲤鱼又是一跃,这次把小半个身子压在了我的鞋面上,圆眼睛盯着我,大嘴巴开开合合,似乎在向我求救。

这鲤鱼,是不是希望我救它一命?一股惻隐之情涌上心头,我对摊主说:“这条鱼我要了。”

摊主把鱼称好后,我叫他给袋子里掺上一些水,便提着鲤鱼离开了鱼摊。

怎么处理这条鱼呢?这让我有些为难。吃它的肉,我于心不忍。再说,它千辛万苦地跳到我面前,肯定不是为了让我一饱口福。可除了杀它吃肉,我又能咋处理它呢?

蓦地,我想起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:一位富商把一条跳到自己面前的鲤鱼带回家养了起来。

对,把它养起来!我以前养过观赏鱼,对养活它还是有信心的。

这条鲤鱼足有一公斤多重。它浑身呈淡黑色,肚皮的边缘地带隐隐透出淡红色,嘴角两边分别长着两根胡须,一长一短,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,使它看起来既健壮又妩媚。

我把它放进了以前养观赏鱼的鱼缸里,并给它起了个名字:龙儿。

起初,它在鱼缸里显得躁不安,不停地上蹿下跳,鱼缸里时时水波涌动。有

鲤鱼

□ 张雪飞

一次,它竟然顶开鱼缸盖子,跳到地上来。可见其力道之大。

幸亏我当时在家,急忙把它拾回鱼缸。为了防止它在我上班时再跳出鱼缸,我特意在鱼缸上压了重物。

此后几天,龙儿倒是安静多了,一动不动地待在鱼缸里,但让我担心的事又发生了:它拒绝进食。

一天、两天……足足五天过去了,龙儿仍然不吃食。它似乎变得憔悴起来,圆滚滚的肚子不见了,身子变瘦削了。我知道,再这样持续下去,它将被活活饿死,我在心里实际上已经判了它的死刑。

大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,我下班回家,关切地去看龙儿的动静,只见它一动不动地待在缸底。我不抱任何希望地撒了一把饲料在水里,奇迹出现了,只见龙儿的尾巴动了动,身子上浮到水面,缓缓地张开嘴吞了一颗饲料下去!

龙儿终于吃食了!那一刻,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了。我知道,龙儿有活下去的希望了!

为了不打扰龙儿进食,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来,远远地盯着鱼缸里的动静。只见龙儿沉浮多次,慢慢地把漂在水面上的饲料吃光了。

跟龙儿相处的日子,是快乐而甜蜜的。每天傍晚我下班回家,刚打开门,龙儿会迅速地游到水面上来,仿佛跟我打招呼似的。这时,我往往会搬一把椅子来,坐在鱼缸前,要么跟龙儿聊会天,要么静静地欣赏它优美的舞姿。

跟它聊天时,它会用镶着白框的乌溜

溜的大眼睛看着我,嘴巴一张一合,犹如听懂了一般。每当我盯着它的时间长了,它就会害羞似的把身子潜到水底,嘴巴在缸底舔几下,但决不会没有礼貌地游开。

眨眼工夫,龙儿在我家已经生活快六年了,它出落得更漂亮了,身子更加修长,原先全身淡黑的肤色逐渐褪去,替之以黄中带红的颜色,嘴边两根小胡须更长更粗了,使它呈现出一种既野性又妩媚的美。它也成了我须臾不可离开的伙伴。

这天,我见鱼缸里的水有些浑浊,便着手给龙儿换水。当我把鱼缸里的脏水抽走,再给鱼缸灌满清水时,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。我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,便疏忽了一件事,从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——

养鱼,除换水外,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用水泵让鱼缸里的水循环流动起来,必要时还要用氧气棒从水中分解氧气,俗称“吹氧”。那晚实在太困了,换完水后便和衣倒在床上昏睡过去,忘了打开水泵和氧气棒。

到了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,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,猛地想起水泵和氧气棒还未打开,急忙冲进客厅,看到了让我心碎的一幕——龙儿沉在水底,镶着白框的眼睛一动不动,嘴巴张大成一个黑洞,嘴巴两边的两根胡须耷开,身子蜷曲成弯弓状,显然是因缺氧已气绝多时。

回想起跟龙儿相识、相处的一幕幕,我不由得悲从中来。说实话,多年来,我养过观赏鱼,养过小乌龟,也经历过鱼和乌龟莫名其妙死去的痛楚,但唯独龙儿的死,让我痛不可支,伤心流泪。

闲情

谷雨是春天的句号

□ 安小悠

谷雨是春天的句号,春色将阑,日和风暖,春天的继任者——夏天已经走来。

谷雨时节,万红尽落,桐花欲燃,麦苗结它的青穗,野草摇它的叶子。樱桃隐在叶间小心翼翼地涂胭脂,青梅在落花枝头的枝头还小,杏子正用阳光调染初夏的深情……

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每到这时候,母亲该忙了。她要把她的菜园,一锄一镐,一垄一畦,绣成一幅田园风光派的精致绣品。种菜如绣花,是个细致活儿。菜园在院子西侧,地约两分。菜园虽小,但被母亲打理得有声有色。母亲先把地分成几小块,一块种黄瓜、番茄,一块种豆角、辣椒,一块种玉米菜、荆芥。在菜园四周,母亲别出心裁种上玉米,既可充当菜园的天然篱笆,又可在夏日尝鲜品嫩。

黄瓜、番茄、辣椒的幼苗是早集上购得,一小把,绿油油的,根部包着一团泥。母亲打好垄,把幼苗分束,按一定距离栽种,浇上水。不几日,它们就支棱而起,在土里扎下须根,显出生机蓬勃的神色。尤其是黄瓜,长得极快,一场春雨之后,它的蔓丝就抽出,需母亲在旁架起竹竿,枝蔓顺着竹竿网上攀爬,一路撒下几朵金色的小花,作为成长的印记。豆角是去年留的种,连皮晒干用细麻绳捆了挂在南墙上,母亲提早取下来,剥出豆种在白瓷碗里浸泡一晚,用锄头刨出浅坑,点播在土里。玉米菜和荆芥的种子细得像黑沙,撒播在耙子翻耕过的土里,发芽后千头攒动,在黄土地上铺就一片新绿,十分喜人。

在院墙四周,母亲点上丝瓜、葫芦、苦瓜等,当它们爬上墙头,父亲就搭一个四方小棚,等它们的枝蔓铺满棚顶,就变成夏日乘凉的天然凉棚。等到开

花时节,那白的、黄的花,以绿叶为衬,成了闪光的星星。蜜蜂“嗡嗡”闹着,蝴蝶翩然飞舞,一派“壶中春色自不老,小白浅红蒙短墙”的意境。而花开花谢,它们都结下了自己的果实,垂下来,在空中摇晃,即便没有碰撞,似乎也能听到“铃铃”的乐音。“昨日春风欺不在,就床吹落读残书”,因那凉棚恰在我的窗前,我少年温书时,常被那情境沉醉,而思绪任由其牵引,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”,故书中内容全然不识,而窗前风光却深植脑海了。

“谷雨前,清明后,种花正是好时候。”母亲种菜,我种花。在影背墙前的小小花坛里,去年种小桃红的地方,散落在土里的种子已发芽。谷雨时花苗六七片叶,半拊来长,可移栽各处,多余的幼苗用铲子剝了送给同村伙伴。夏天能开单、双瓣的,白、粉、红的花,煞是可爱。将花采来捣碎了加入少许白矾,用梅豆叶包红指甲,是每个少女夏夜必修的功课。

“雨生百谷”,谷雨的雨,滋润着这些新播的种子、幼苗。但“谷雨只微寒”,那雨已是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,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人们在雨中翻耕菜园田地,“村南村北,谷雨才耕遍。”你看吧,不多久,大地最后的裸露也会被谷雨栽下的绿意填满,而沉浸在一片欣欣勃勃之中。

谷雨是春天的句号,是夏天的开始。虽“林花谢了春红”未免遗憾,但“乍暖乍寒忽晴雨,最难将息”的时节已过。春暮夏始,花落果结,正是“一年好景,无过于此”。自然对人的恩宠,以此时最为深厚。”谷雨时节,是人间最美的时节,更何况,我们还播下了那么多的种子,栽了那么多的花呢?

漫画

人生如梦

□ 王晓东

